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認識殘奧會

巴黎殘奧會開幕，坊間問巴黎奧運與殘奧會(Paralympic Games)同是奧運會，但為什麼殘奧會賽事播出時間遠比巴黎奧運會少？巴黎奧運期間，每台都直播着比賽，大家總覺得分身乏術，這個台的比賽很精彩，那個台的運動員也很想支持；但殘奧期間即使想看某些賽事的直播，也未必容易找到，雖然巴黎殘奧會已經是首屆直播電視訊號能覆蓋全部大項目的奧運會，但不能完全覆蓋所有賽事，這是因為轉播商與媒體對殘奧會關注度不足，也是國際殘奧會或殘障運動一直以來需要解決的轉播問題。

世界各地電視台對殘奧會缺乏關注的原因，一些學者覺得是殘奧會運動員分級系統繁複及公眾對殘障人士參與運動依舊有一定程度的偏見，雖然分級部分自2008年北京殘奧會後已經有所改善，但收視率及市民參與率仍未能吸引到電視廣播商投資增加轉播。

巴黎殘奧22個競賽大項，其中20個大項是與正式奧運項目相同，殘奧運動員主要是肢體殘疾、視覺障礙和智力殘疾，其中肢體殘疾又可細分為8種身體活動帶來限制的殘障，因此運動員必須分級比賽而達至公平。殘奧

會運動員分級(Classification)是決定哪些運動員可以參加哪一些級別項目比賽，同一個級別才可以同一場競技比賽，分級其實在正常運動比賽也有，例如分齡賽及分運動員體重，但殘奧會有些項目參與運動員較少，分級後可能只剩幾個運動員參加，對抗不足便令觀眾吸引力下降。「運動員評估」(Classifier)是用以決定運動員具體屬於哪一項比賽組別，而負責進行評估的則是運動員評估員，通常是醫生、物理治療師、體育學者、教練或者是心理學家擔任，評估員需對所負責的運動項目及以身體殘疾形式參與這個項目的範疇有深入了解，以往分級主要是對運動員身體狀況醫療評估，但如今分級則是評估運動員身體殘疾對運動表現的影響。

殘奧會由1960年開始舉辦，過往並不一定是在奧運主辦城市一舉舉辦，但由1988年開始，國際奧運會就指定必須由同一個城市舉辦，並限定在一個月內舉行。殘奧會要得到大眾關注，主要是靠轉播商與媒體持續不斷地關注及宣傳，並全面地報道殘奧運動，透過講述殘奧運動員背後的故事，令觀眾更加全面地了解殘奧運動與殘障群體的狀況，才有更多人意識到殘奧會也是世界競技體育的盛會。



方寸不亂 方芳

新生代賀國慶

國寶熊貓來港賀國慶，還有在港出生的仔寶熊貓BB，活力充沛的新生代，再次掀起熊貓熱。

就在活力熊貓來港當天，香港掀開了慶祝國慶的序幕，當晚「神級好友」預告會送一份神秘禮物到家，本欲跟她開個玩笑「莫非送我大熊貓？」後來覺得無厘頭，也沒有說下去，豈料當晚敲門來的果真是「大熊貓」，驚喜萬分啊！那是一幅以大熊貓為題的「蘇繡」擺件，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蘇繡」，針線綿密，一對大熊貓嬌憨逗趣，形象逼真，很是珍貴。

更令人高興的是，國慶多場慶祝活動，都是由新生代擔綱，無論是西九文化區新生代千人賀國慶，還是特區政府國慶酒會上，多家中學合唱團、中樂團都亮相了，聖保羅、庇理羅士、嘉諾撒、拔萃、寶血、漢華、喇沙、皇仁、英皇、聖方濟各、聖保祿、英華、荃灣官立、沐恩等，新生代的精神面貌令人感動。

在英國管治時期「愛國有罪」，回歸後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才有更多認識，但談到愛國，精英名校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今年國慶，新生代都堂堂正正歌唱祖國了，庇理羅士中學的師姐說，在白髮之年能看到小師妹站上特區政府的國慶舞台，那一件校服，勾起不少回憶，不勝感慨！也有人說，今天愛國愛港，也不是愛國學校的專屬了。

聖保羅男女中學合唱團，是香港校際音樂節的冠軍常客，並從香港唱到國際，在剛剛完成的第13屆世界合唱比賽中，獲得了中學合唱團冠軍，載譽歸來，為港爭光，在國慶舞台向香港市民匯報演出，獻上世界級演唱，香港新生代給我們帶來了力量 and 希望。

國慶當晚煙花匯演是重頭戲，無人機因為「電離層閃爍」則無法上演，警方稱有33萬人觀看匯演，其實這數字可以更多。國慶假期和家人在上環晚飯後，本來可以繼續看煙花，但煙花時間在9時，孩子要準備翌日上班、上學，需要早睡早起，不能不匆忙回家。香港的國慶假期只有一天，要盡興也不容易，若要全民參與，煙花匯演的時間是否可以提早一些，或者改在前一晚。曾經在澳洲看除夕煙花匯演，是分兩場的，晚上6時先放親子場，成人主場則是送舊迎新的一刻綻放，比較人性化，當然放兩場成本高，談何容易。



書聲蘭語 廖書蘭

百鳥歸巢賀國慶75周年

9月底的香港天清氣朗，冷風未至暑氣漸消，我登上國航前往北京的航班。每一次到北京，當踏出機艙的那一刻開始，我總掩不住胸中的澎湃：這塊熱土飽蘸着中華歷史文明的故事，當中有多少成功與失敗、喜悅與憤怒、歡樂與悲傷，中華民族的歷史一路走來，多麼不容易，無論多麼艱辛、多麼困難，我們還是走過來了，因為中華民族的特性就是有堅毅的生命韌性；我們面對的今日已過即成為昨天，昨天連接着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輝煌，只有明天是未來，看着舉國上下同慶祝國慶75周年，我倍受鼓舞，對未來中華民族的團結與強盛滿懷信心與期望。

我在長安大街上，被人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新中國75周年生日，熱血沸騰。

回到這個從元朝開始建都至今的京城，內心滿溢翻滾的歷史浪濤。中華歷史長河中，多少英雄豪傑在這片土地上留下印記，今天我也跟着走在這塊土地上，想着先輩們的故事，踏着他們曾經走過的足跡。此生作為一名中國人，一心一意，別無選擇，要好好地愛中國。

抵達首都機場後，我含着熱淚地說，我回來了！9月底的京城，氣溫宜人，萬里無雲。從9月底開始，海內外華人華僑代表如同百鳥歸巢一般，回到自己的祖國，共同

慶祝國慶75周年。在人民大會堂國宴和中央民革宴會及全國台聯的歡迎會上，我見到一些鄉親與老友，例如來自台灣的中華統一促進黨張叢堂主席、謝啟大教授、許伯夷大師、郭冠英先生等等，與張叢堂主席交談，他說，在台灣地區打正旗號，堅持反「獨」促統的政黨，就是統促黨。

是的，據我知道，統促黨張安樂總裁經常率黨員到台灣中南部各地，親自講解「台獨」的壞處，統一的好處，張安樂總裁和張叢堂主席在台灣所做的是盡量吸收台灣年輕人加入統促黨，共同為中華民族在21世紀統一的強國夢，貢獻心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作者手持專屬的請柬參加國宴，攝於人民大會堂前。作者供圖



百家廊

若荷

沂蒙母親

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9月份，滿山的秋色，把我們帶到一個叫拐兒溝的村莊。此地依山傍水，綠樹成蔭。循一幽巷進去，見一農家院落，一位70多歲的大伯靜坐院中。大伯耳背，在我們的高聲致意下，方知我們的來意，起身以笑相迎，邀我們進入屋內。

正堂牆上，掛着一幅彩色照片，一位老人在專注剪花。看臉龐，照片上的老人很顯年輕，她膚色白皙，銀髮輕挽，舉止間，宛如山間清泉，洗盡塵世鉛華，流露出優雅和淡然。歲月似乎未曾於艱難困苦中蝕其風華。友人介紹，這是兩年前所攝。

那時，友人攝影鄉間，偶入此村，聽聞老人頗會剪紙，技藝高超，特地拜訪，並拍此照片以作紀念。那時候，老人身板還硬朗，能自行燒火做飯，一年前不慎摔傷，從此臥床，幸有兒女們照料。老人雖病，卻風骨猶存，每日梳洗整潔，不為頹廢度日。我們此番到訪，一為看老人剪紙，二為聽她的故事。老人的故事令人敬仰。

老人見我們進屋，忙從床上欠起身來，握住我們的手說：「又勞煩你們來看我。」友人笑答：「這是應該的。」又介紹：「這位是我的朋友，她是特意聽你的故事來的。」未及我開口，老人已開始自述，言其年近百歲，為院中那位老

伯的母親。老人膝下育有8子，一子幼時遭洪水吞噬，餘皆安康。

談及剪紙，取出早已備好的紙張，在桌上尋一剪刀。老人手法嫺熟，手腕輕轉，花瓣紛飛，動物躍然，栩栩如生，令人嘆為觀止。其子言及老人往昔，每逢佳節，必為村民剪福字、窗花，至今猶能為老者製做壽衣，圖案皆出自老人之手。言畢，取出一套繡製精美的衣帽，雲字頭、萬字頭花式繡於其上，盡顯老人心靈手巧。

老人一生簡樸，勤儉持家，雖經歷磨難，卻心懷樂觀。憶及當年幼子遭難，她說，那天洪水滔天，狂風肆虐，她眼看5歲的兒子被洪水捲走，沿岸奔跑哭喊，但還是不見了蹤影。她尋找了幾天幾夜，最後不得不忍痛回到家中，一邊以淚洗面，一邊為家人加工乾糧。談及彼時的心情，老人說，我心裏也痛啊，心裏雖痛，卻不敢懈怠。我已失去小兒子，怎能再讓其他的孩子失去母愛呢？此言讓人動容。

年輕時，老人身體極差，積勞成疾，曾經咯血，家人皆以為壽命不長，憑借偏方草藥，竟奇跡般痊癒了。她撫育7個兒女成人，如今都已子孫滿堂，他們和睦共處，共盡孝道。老人晚年隨兒子居住，每逢生日，兒孫從各地奔來，為她祝福。如今，她已升格為太祖母，成為村裏年紀最大的壽星。

談及子女，老人眼裏閃過一絲狡黠：「吾子豈止8個？尚有一子遠在他鄉。」此言一出，大伯笑而接茬，道出一段佳話。彼時戰亂頻仍，村人幾乎逃空，唯有兩家外鄉人避禍至此。老人因為孩子多，又小，才沒及時轉移。這一天，有一青年急慌慌跑了來，求年輕的母親救他。原來，他是外地人，從這裏路過，不幸被抓壯丁，費盡周折，終於尋到一個機會逃脫。

當年的老人，尚有待哺幼子，聽聞來人遭遇，立刻出手相助，將其藏於麥秸之下，麥秸鋪平，覆蓋上一張席子，讓幼子躺在上面玩耍，躲過敵人搜查。次日清晨，老人悄然將其送走，並指引其投奔光明之路。

新中國成立後，青年轉業歸鄉，想起當年救命之恩，多次跋涉千里前來探望。剛開始不知具體人家，但多方打聽，又憑記憶中那位母親的模樣，終得償所願。他堅持按家中晚輩排行，自居大哥之位，尊稱老人為「媽媽」。

在沂蒙山區這片紅色土地上，飽受過烽火硝煙的洗禮，孕育了許多催人淚下的傳奇故事。如果沒有親身進入村莊，很難發現這樣的故事和細節，只有當我們深入這些鄉村，走近那些樸實無華而又偉大的女性，才能真正體會到她們的無私大愛，以及中華民族女性所展現出的堅韌力量。



翠袖龍神 連盈慧

香港是第一「愛貓城」

常聽人說，「寧作太平狗，莫作亂世人」，香港就是這現象了。太平狗也是太平貓，都說狗是人類的朋友，貓還是人類的親人，「熊貓是至親更不用說」，愛貓比愛狗的人還愛得要命，不然愛貓的人怎會自認貓奴，愛狗者從來就不自稱狗奴。

愛貓的人，愛自己的貓也愛所有的貓，每次路過某小店，每次都看到有人撫摸蹲在店前那頭虎紋貓，很多店舖都有蹲守在門前的貓，而且十分奇怪，這些貓都老僧入定般安靜，不像好動的家貓，所以貓迷已有共識慣稱牠們是「貓店長」。

養在家中的貓大多活躍，不時四走動，貓主也都給與牠們足夠的自由，有個朋友從不修補被貓咬破的傢俱，說要保留貓親吻過的痕跡，日後貓歸天國了，好有個紀念；另一個朋友家居淺窄，仍然為貓在小廳房中設一木條橋樑，以便貓大哥上上落落，真是寵貓寵到入心；某貓奴太太不諱言為老公留飯都是雪雞翼，貓吃的是新鮮雞。

養貓皮費不輕，人病了有公立醫院，貓病了只能看家庭獸醫，等閒消費二三千，看動物診所的輝煌門面，視貓為子女的窮貓爸媽怎不提心

吊膽。懷疑生育率連續下降，除了與成年人背囊愛掛公仔有關，「抱大公仔行大學畢業禮亦可能是先兆」，相信也與太多人養貓養到忘記結婚有關（給AI機械人取代生育還是後話），希望不要對人與人的交往失去信心就好。

很多夫婦無不坦然視貓為子女，梁實秋給韓菁清的遺書就說過，無論如何困難都要照顧他們的兩隻貓，一如照顧親生的孩子。

養貓人視貓為毛孩子，知道為生命付出的感情不宜濫，大都貴精不貴多，「一隻狗唔數」，兩隻已算多。

看超級市場全頁貓糧貓玩具的廣告多過嬰兒用品，便知道香港人愛貓愛到什麼程度了。



●貓奴眼中的一家之主 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王欣

香港的秋

酷暑和颱風過後，香港的秋，就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來臨。香港的秋短暫至極，如果不細心留意，你根本察覺不到她的到來。只有細心體味的人，才能感受到她的淺淺擁抱。

每年這個時候，我都會翹首以待香港的秋天，在經歷了漫長的夏天的潮濕和暑熱後，最希望呼吸一口秋天的清爽空氣。香港的秋，就藏在這清爽之中。維多利亞港的天空也變得高一些，空中漂浮着像棉花一樣的軟糯糯的白雲，清風徐來，不乾不燥，但也不會太過粗糙和清冷，和北方特有的秋高氣爽又有些差異。

在這南方的海港之城，大部分的樹葉仍保持着綠色，不過已不是春天的新綠，也不是夏天的盛綠，而是帶有些許秋的清綠，或者有的已變成黃綠，在樹上搖搖欲墜。

香港的秋天躲藏在蜿蜒蜿蜒的山路上。對於熱衷於行山的人來說，秋天是最好的季節，他們呼朋喚友，背起行囊，說走就走。秋天的山林不再受雨水的侵擾，樹葉被秋風吹得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陽光從樹葉縫裏透進來，散落在幽靜的石路上，靜謐而祥和。

如果不去行山，從中環的沿海小徑向着西環方向走，也可以享受到獨有的香港秋意。海風拂面，不再帶有鹹鹹的暑熱，而是清涼涼涼的。午後的斜陽，散落在海面上，是溫柔的玫瑰金沙，行駛緩慢的貨輪在海面上劃過，金沙也跟着舞動起來，迷了岸邊行人的眼睛。

香港的秋天，隱藏在深水埗老師傅的一碗鮮香的蛇羹裏。秋風起，蛇肉肥美，加上冬菇、陳皮絲、木耳、冬筍、薑、火腿等輔料，做成蛇羹，再撒上少許新鮮的杭菊花瓣，味道鮮美之餘，更有延年益壽之效。秋天一到，品嘗蛇羹成為了不少香港人的必備動作，老一輩香港人最愛這口當季的美味。

當然，香港的秋天，人們也會追求肥美大閘蟹的滋味，陽澄湖大閘蟹的美名遠揚至香港，成為家家戶戶秋日鮮美菜單上的一道佳餚。

香港的秋天實在太短暫，短得讓人來不及細細體味，就匆匆離去，但就是這短短的十天半月，才最讓人極為珍惜。雖沒有像北京漫長秋季的紅葉可賞，但我們仍可登高望遠，眺望遼闊的海岸，藉着徐徐清風，享受這寧靜的片刻。



舞台客聚 伍采采

我的新鄰居們

我從舊屋搬到新屋時，裝書和雜物的紙箱大小大小有好幾十個。搬好家，面對滿屋的空紙箱，就發起愁來，不知道要拿它們怎麼辦才好。

這時便想起剛搬來那天晚上在樓下遇到的保潔員。是一位穿着休閒裝滿頭銀髮的男子，看上去整潔斯文，頗有一些年紀，卻是精神矍鑠的樣子，拿着掃把在大堂清掃搬家工人掉落的塑料膜，我以為他是住在樓下的鄰居，向他道了歉，告訴他搬好以後我會將大堂和電梯打掃乾淨，結果他說他是小區的保潔員，讓我不打掃，只管安心搬好東西，他第二天一早便會來打掃的。臨走時又留了電話號碼，讓我需要幫忙的時候找他。得知他姓熊，我便稱他為熊大哥。

後來熊大哥帶着他的妻子任大姐來幫我拉走了那些紙箱和它的包裝袋，以及一些我淘汰的舊物，替我免去了不少的麻

煩。任大姐的五官生得清秀，氣質和熊大哥很像，亦是乾乾淨淨的，人也溫婉有禮，比熊大哥要健談得多。與任大姐一番閒談，我才知道原來任大姐才是小區的保潔員，而熊大哥是附近學校食堂的包點師傅，他們就住在我家隔壁那棟樓，熊大哥每天從學校下班後再回到小區幫妻子工作，難怪他不穿制服，我也總是在傍晚或是夜裏才會遇到他在清掃樓道。

國慶節的前一天傍晚，我和狗寶下樓散步後在回家路上遇到熊大哥，他知道我在家，便讓任大姐送了一大袋他自己做的包子來給我。雪白的包子散發着誘人的香氣，我便顧不上自己正在努力減肥，已經多日不吃晚餐，馬上拿了一隻放進蒸烤箱，蒸熟以後就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麵皮溫潤綿軟，白菜肉餡清清爽爽，令向來不愛吃麵食我也不愛吃肉食的我也感覺回味無窮，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沒有再吃一隻。

我從前是很害怕搬家的，因為幾乎每

一次搬到新家後都需要用很長的時間去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鄰居。作家郁達夫亦因此在他的《移家瑣記》裏寫到他從大都會的上海搬到杭州的僻靜之地，用了「新居落寞」和在新居時「一種沒落的感覺」，他關於新居的記述中並沒有提到新鄰居，或許他的「落寞」正來源於此。

我這一次對於新家的感受與從前完全兩樣，大抵就是因為新鄰居的緣故。

新鄰居裏除了有知道我受了傷，接到電話就飛奔而來帶我去看醫生的肖峰夫婦，有懂得了幾個空紙箱就投桃報李地送包子給我吃的熊大哥夫婦，也有在半路上遇到我抱着快遞箱子，就很熱心地用自己的小拖車把我送到家門口的陌生小姐姐……

我的這些新鄰居們身上濃濃的人情味和充滿煙火味的溫暖，讓我不像是剛住進新家，而像是已經久居於此。